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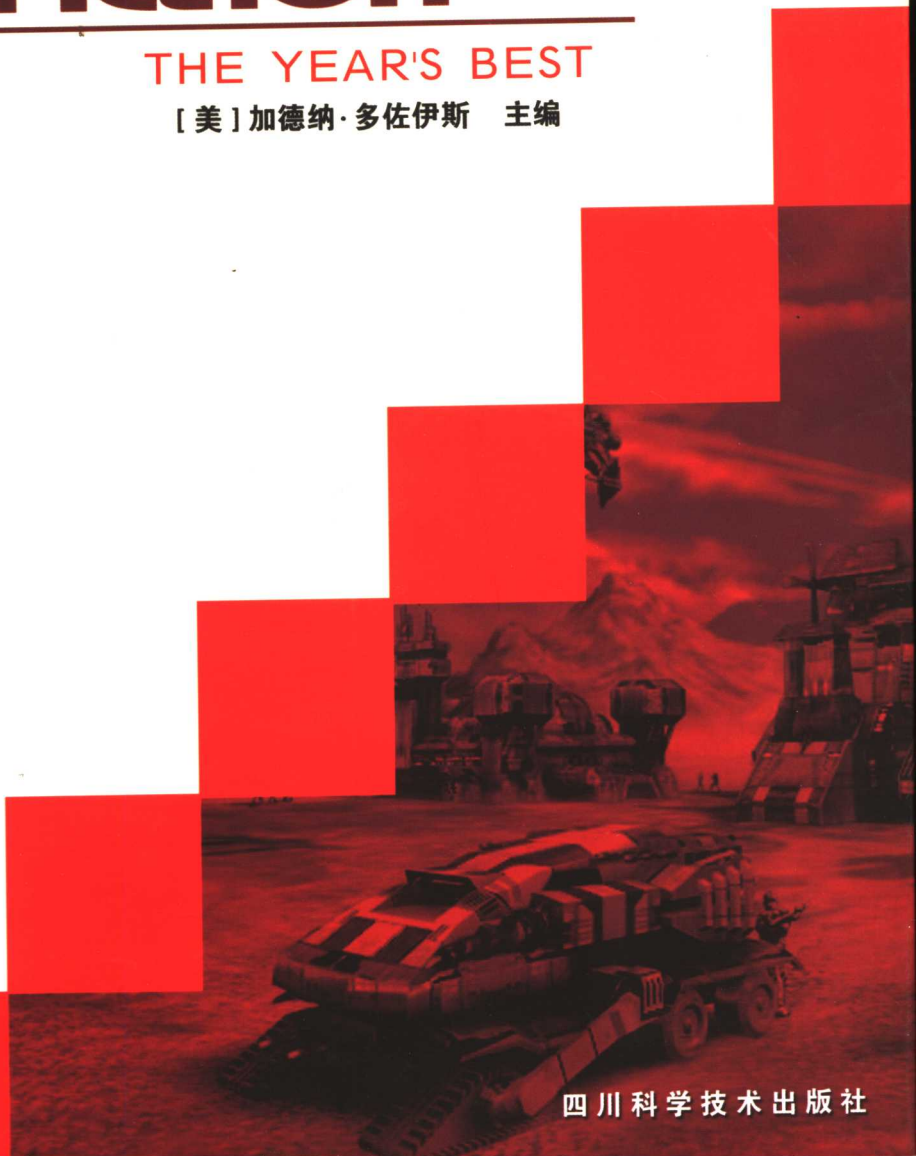
2001年度美国 最佳科幻小说选

上

SCIENCE FICTION

THE YEAR'S BEST

[美]加德纳·多佐伊斯 主编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年度美国 最佳科幻小说选

上

SCIENCE FICTION

THE YEAR'S BEST

[美]加德纳·多佐伊斯 主编



THE YEAR'S BEST SCIENCE FICTION : NINETEENTH ANNUAL
COLLECTION by GARDNER DOZOIS

Copyright: (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 MARTIN'S PRESS, L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3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1 年度美国最佳科幻小说选 / [美] 多佐伊斯 主编; 洪宁 祖云鹏等
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12

ISBN 7-5364-5405-8

I.2... II.①多... ②洪... ③祖... III.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美国—2001
IV.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0252 号

2001 年度美国最佳科幻小说选 (上)

主 编 [美] 加德纳·多佐伊斯
译 者 洪宁 祖云鹏等
策 划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齐 李克勤
封面设计 李益炯
版面设计 李益炯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23.25 字数 618 千 插页 2
印 刷 成都报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12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44.00 元 (上、下册)

ISBN 7-5364-5405-8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如下地址调换:
610041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十一号 科幻世界编辑部



科幻世界图书“视野工程”

让想像跟上时代

姚海军

四年前，茅盾文学奖得主、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辑阿来在《科技时代的文学》一文中指出：科幻小说是向前看的文学，一个向往未来的民族才是真正有希望的民族。该文发表在一个怪异的文化背景之下：我们的电视荧屏几乎被长袍马褂大辫子占据；书店里清宫秘闻之类的图书大行其道，却鲜有鼓动人们面向未来的科幻小说。

而今，“神舟五号”遨游天宇，电视科普丰富多彩，科幻网站如雨后春笋，很多科幻或科学话题成为人们的日常话题，大型书店里更是有了科幻小说专柜。

与这一系列变化相呼应的是本土科幻创作与出版的日渐兴旺，而多年来一直作为我国科幻出版重头戏的翻译作品却因“跟不上时代”或“有价值的没引进、没价值的反而引进”等诸多问题受到越来越多读者、学者的尖锐批评。科幻小说是一种舶来品，总体看来，中国科幻还未达到根深



叶茂的理想状态，译介出版的落后可能直接影响到本土科幻的创作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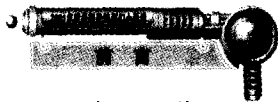
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出版科幻图书近二百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过去已经出版过的科幻译著在新的出版社的“再版”（包括重译、编译、缩写）。这并非是2003年的偶然现象，事实上，出版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科幻小说一直是我国科幻出版的潮流。以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一部《海底两万里》为例，截止到2003年，包括编译或缩写本在内，其版本已经突破了四十个；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技术背景下的科幻小说中文版却少之又少。甚至很多铁杆科幻迷也不知道奥森·斯科特·卡德，不知道弗诺·文奇，不知道罗伯特·索耶，不知道传统的西方科幻已经分化成了众多更具现代气息的流派。中国读者对西方科幻小说的认知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断层！

这种断层本身似乎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其背后呈现出的现实却不能不让人震惊：几代有识之士为改变国人思维方式及目光指向，百余年来倡导科幻文学之后蓦然回首，国人的想像世界竟然落在了时代之后！

想像科学的先导。怎样想像身处21世纪，却仍然沉浸在西方人20世纪初、甚至19世纪的想像世界里的中国人的未来呢？

科幻世界图书“视野工程”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一个规模空前的基础工程。如果类比的话，或许可以称为中国科幻界的“863”，其目的就是要弥补当下科幻译介出版的不足，推动我们想像世界的进化，缩短与西方科幻的距离。

首先是对系统性不足的弥补。过去二十多年，众多出版社介入科幻译介领域，出版了不少深受读者欢迎的西方科幻名著，有的甚至成为超级畅销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可是，除了凡尔纳、威尔斯，鲜有哪位现代科幻作家的作品被系统全面地译介过。以美国科幻的代表人物罗伯特·海因莱因为例，他在我国读者中有着极高的声誉，但这种声誉却主要来自于科幻期刊对他的介绍及他的屈指可数的几部（篇）“符合国情”的作品。不能直接阅读英文原著的读者，并没有读到过《进入盛夏之门》、《异乡异客》、《月



亮是一个严厉的女人》、《时间足够你爱》等一系列代表海因莱因在科幻文学领域高超造诣的代表作。读者对某一作家个体读解的片面性在外国科幻整体生态层面上同样存在。人们对阿西莫夫这样的作家耳熟能详（即便如此，大多数人仍然没有真正领略到他的非凡大作“基地”系列小说），却对同样身为大师级作家的阿尔弗雷德·贝斯特（美国）、菲利普·法玛（美国）、斯坦尼斯拉夫·莱姆（波兰）等人知之甚少——他们的代表作在2001年以前一直没有中译本。显然，显现在读者视野中的西方科幻仅仅是一个残缺的局部。

纳入科幻世界“视野工程”的“世界科幻大师”系列丛书，将以每年四辑的速度，用五年的时间完成对西方科幻文学核心经典的系统出版工作，以此勾勒世界科幻文学的整体风貌，满足读者渴望已久的阅读需求，推动外国科幻文学研究及原创科幻的繁荣。《日暮》、《安德的游戏》、《死者代言人》、《星船伞兵》等第一批世界科幻名著已经出版，并受到读者欢迎，引起了广泛关注。而新一辑的“世界科幻大师丛书”也很快将与读者见面。

其次是对“时差”的弥补。科幻不是一个僵化的系统，恰恰相反，它在不断地汲取最新的科学思想及文学技法，随时处于变化之中。正是这一点，使科幻文学鲜活而富有魅力。但是经读者调查表明，现在我国科幻读者的主流阅读口味却似乎固化在美国科幻所谓“黄金时代”的作家作品上。这种“时差”的出现对还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科幻来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危险。出版外国科幻最新的创作成果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科幻决不应该是一种拒绝接受新事物的文学，若真那样，它便离死不远了。

同属于科幻世界“视野工程”的“年度美国最佳科幻小说选”系列丛书针对的就是“时差”问题。

“年度美国最佳科幻小说选”的主编加德纳·多佐伊斯，在美国科幻界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他于1986年起任《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杂志主编，以兼收并蓄的编辑方针对这本传统科幻小说杂志进行改革，吸引了众多科幻名家的稿件，并使南茜·克雷斯、凯姆·斯坦利·罗宾逊、迈克尔·斯万维克等一批新星作家脱颖而出。在多佐伊斯之前，《阿西莫夫科幻小说》已经是一本深



受读者欢迎的科幻杂志，但使它成为美国科幻权威杂志的却是多佐伊斯。或许数字是最好的证明：《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杂志的三任主编共获得17次雨果奖“最佳专业编辑奖”，而多佐伊斯一人独占了14次！从1988年到2003年的16年中，该奖项只有1994年和2002年花落别家。另外，在《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共赢得了40个雨果奖和24个星云奖，而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多佐伊斯成为这本杂志的主编之后！

多佐伊斯在《阿西莫夫科幻小说》的编辑工作上所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但他对科幻文学的最大的贡献却不是这本杂志，而是他从1984年起开始编辑的“年度美国最佳科幻小说选”。这套年选迄今为止出版了20辑，已经成为美国科幻中短篇创作年度收获的权威总结。美国《出版家周刊》对这套年选予以高度评价：“它是最好的，最全面地体现了当代科幻小说的风貌……多佐伊斯选择的作品是对这一小说门类的定义，表现了科幻小说的发展方向。它们雄辩地表明，这一门类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正在不断开拓新的领域。”

这个评价相当精准。多佐伊斯极具包容性的编辑风格使这套年选包含了美国科幻各个流派的佳作，对于打开这本书，即将进入这个丰富多彩的想像世界的国内读者来说，这既是一条迅速了解美国科幻新貌的捷径，也是一种挑战。挑战并非来自于书中的所有作品，以时空历险为主题的《复原》，或以人与外星人关系为主题的《与卡纳卡德拉斯同登乔戈里峰》，无疑将构成熟悉而令人愉悦的阅读体验——因为，这类作品在国内也非常流行。挑战来自于《当大火笼罩整个世界》，隐约的科幻背景，你可能很难认同这是科幻小说；挑战也来自于《龙虾》，让人晕眩的概念、技术、情节，你可能会误以为自己在读一篇后现代小说。这类作品在这套年选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但意义却非同寻常，正是这些作品在满足读者阅读快感的同时，拓展着科幻的边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科幻世界“视野计划”的初衷，也是对中国科幻的祝愿。

目 录



德雷克方程新解	1
[英] 伊安·R·麦克劳德 著 洪宁 译	
外星历险	64
[美] 迈克尔·卡萨特 著 房俊民 译	
和卡纳卡拉德斯同登乔戈里峰记	87
[美] 丹·西蒙 著 七一初 译	
当大火笼罩整个世界	134
[美] 威廉·桑德斯 著 田丁 译	
计算机病毒	156
[美] 南茜·克雷斯 著 李方军 王荣生 译	
一无所有的人们	211
[加] 吉奥夫·雷曼 著 郭文 译	
龙虾	237
[英] 查理斯·斯特罗斯 著 闻春国 译	
狗说汪汪	265
[美] 迈克尔·斯万维克 著 徐百柯 译	
总设计师	286
[美] 安迪·邓肯 著 祖云鹏 译	

德雷克方程新解

[英] 伊安·R·麦克劳德 著
洪 宁 译

英国作家伊安·R·麦克劳德是九十年代新作家中最知名的一位，当此世纪之交，他的作品也成长得更有力度，更为成熟。麦克劳德曾在《交叉地带》、《阿西莫夫科幻小说》、《奇异故事》、《惊奇》和《幻想与科幻杂志》等刊物中发表过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其中有几篇还入选了不同的“年度最佳小说”文集。实际上在1990年，他就有三篇小说被选入三种不同的“年度最佳小说”文集，这显然是少有的殊荣。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巨轮》于1997年甫一问世便好评如潮，之后又出版了另一部短篇小说集《星光之旅》。1999年他因中篇小说力作《夏季群岛》而被授予世界幻想奖，2000年又以《The Chop Girl》再度获此殊荣。麦克劳德同妻子和幼女一道生活在英国的西米德兰，目前正致力于创作几部新的小说。

在本篇小说中，他生动而感人地刻画了一个毕生坚持自己信念的人——尽管面对的是不断升高的或然率，和一个似乎正在死去的梦想……



和以往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三一样，汤姆·凯利先干完前一天晚上喝剩的睡前酒，再喝上约摸三指高的苦艾酒，一口喝光，然后开车去圣伊莱尔取邮件，买日用品。圣伊莱尔是个小镇，他驾着他的雪铁龙在盘山公路上七弯八转时，可以俯瞰到它的红褐色的房屋，其间点缀着橄榄树，在山谷深处闪闪发光。往东是一片拔地而起的石灰岩峭壁，得揉揉眼睛再眯眼细看，才能勉强分辨出白色悬崖边盘旋着的飞人，以及他们乘着清晨的热气流滑翔时闪烁的双翼。不过，由于血管里充满苦艾酒的缘故，汤姆恍惚间觉得自己也是个飞人了。他任凭雪铁龙黑白相间的轮胎和沙砾铺成的下坡路带着他无休止地向下俯冲，由逆行车道拐过一个个急转弯，穿越重重阴影，古旧马达的怒吼声驱散沿途的羊群，就这样从他居住的大山一路驶向山谷。

邮局里的布里萨克太太以格外施恩的态度赐给他一个微笑。

“有信吗？”他低声问。

她慢条斯理地眨了眨眼睛。“一两封吧。”青蝇在屋里嗡嗡地兜着圈子，空气里混杂着一股子煮甘薯、茨冈牌香烟和布里萨克太太的味道。汤姆轻轻踩了踩靴子，掸掉路上沾到胡茬里的几粒沙子，又抠掉T恤上的一点污渍。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右手背上又新长了一块老年斑。真的，要是哪天他也吞一只语言魔瓶，忽然说起流利的法语来（或者用书籍和听力材料这些老式方法，他总是对自己这么保证）——布里萨克太太一定会大失所望的，这会剥夺她享受他们之间每月一次小较量的乐趣。

“那么，呃，je voudrais^①……”他挥着胳膊试着说道。

“你想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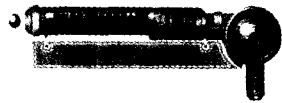
“是的。Qui^②。呃，S'il vous plait^③……”

又是不冷不热的停顿。青蝇还在嗡嗡地飞着。汤姆想，其实布里

①法语：我想要。

②法语：是。

③法语：请你；麻烦你。



萨克太太大可以学说英语，尽管她多半不会为了他那样做。

“你来晚了。”她终于说道。

“你的意思是——”

门砰地一声开了，一群刚做完清晨热气流滑翔的飞人闹哄哄地拥了进来。他们挤在汤姆身后兴奋地吵吵嚷嚷，紧身衣沙沙作响，折叠起来的翅尖不断撞到棕色的粘蝇纸卷上。那只青蝇倒一直小心翼翼地躲得离粘蝇纸老远。汤姆向身后瞥了一眼，心里思忖道，这些年轻人穿的紧身衣可真够花哨的，瘦巴巴的身上斑斓地印着运动公司炫目的厂标，翅膀是轻如羽毛的骨架蒙着丝般光滑的皮膜，收拢在背后就像一把精致的伞；乍看之下，他们活像一群艳丽的外星虫子。这帮人也说法语，嗓门儿还挺大，不过，每个词组、手势和重音都强调得过头，让人一听就知道他们还是初学乍练。他们以为自己相互间听得懂，跟飞行教练也能搭上几句，能看懂旅游导读或是在酒吧里点杯喝的，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像本地人似的叽里呱啦了。他们还没遇上布里萨克太太呢。她肯定会打几句哈哈，或者索性装作听不懂，轻描淡写地把他们通通打发走。汤姆回过头来对她笑笑，隐隐觉得酒后的头疼快发作了。布里萨克太太没有费神回个笑脸，只咕哝了一句什么，听起来像是在说“我是茱迪”。

“什么？Voulez-vous repeter^①？”

“星期四啦。”

“啊。Je comprends^②我明白了……”其实他并没怎么明白，不过飞人们已经开始有点儿不耐烦了，他们朝他越挤越近，翅膀窸窣窸窣的，散发出一股清晨空气的余味，混杂着新鲜汗水的气息。汤姆弄不懂这帮人远看时还那么美，凑近了怎么竟会显得那么蠢笨难看。不过，今天星期四了——他还当是星期三呢，要不然，他此刻就不会在

①法语：再说一遍好吗？

②法语：我明白了。



圣伊莱尔了。他一向是个固守习惯的人，年年如是从不改变，就跟布里萨克太太的柜台上陈旧的木头纹理一样。他一定是把日子过混了，在山上也沒查一下日历。就他的生活方式而言，犯这种错误毫不稀奇。不过……

“你想要你的信？是吧？”

“S'il vous plait^①……”

最后，布里萨克太太总算转向了鸽子笼似的文件柜，那里存放着汤姆和另外几个人的信息卡。关于文件归档，布里萨克太太自有一套玄奥莫测的方法。对她来说把这些卡片按照凯利、汤姆——或者美国佬、酒鬼、老家伙、笨蛋之类的标题归在一处，那实在是太过简单了。据汤姆看来，她的归类法跟信的来处似乎也不相干。那一排排棕色的木头格子俨然已是饱经沧桑，也许曾保存过旧式的信笺和电报，像世界大战期间的消息和唁电，激进革命派的解放宣言，太阳王路易十四颁布的法令什么的，甚至还真有可能栖息过几只信鸽呢。汤姆怎么都弄不清楚这些木头格子里存放的东西到底是循着什么规律落入布里萨克太太敏捷的手中的。当然啦，他也可以直接问她，不过她多半只会抬一抬她那道高卢人的眉毛，或者装做听不懂。毕竟，布里萨克太太就是布里萨克太太。那帮飞人在他身后不耐烦地窃窃私语，像白鹭似的把翅膀抖得沙沙直响。那些人不关他的事。

革命广场的两边摆起了各色货摊，汤姆在去邮局的路上还挺纳闷，可现在明白了。这世界一切正常，问题只出在他身上：今天星期四了嘛。他惯常去的那家小餐馆也比平时忙，常坐的位子被一对情侣占了，不过他过去时他们正好站起来，手牵着手，慢悠悠地穿过一张张堆满面包、水果和奶酪的桌子走了出去。那姑娘的相貌有点儿像奥黛丽·赫本，男的则穿了件无袖T恤，露出一身伞兵似的肌肉块儿，绿色的皮肤上长着些许鳞片，在汤姆看来就跟得了皮肤病似的。他真

^①法语：请；麻烦你。



不明白——有史以来，单身汉们坐在餐馆里打量那些年轻情侣时都会冒出这样的疑问——那姑娘究竟看上了他哪一点。

侍者让·比诺耶也比往常忙，瞥见汤姆时他的神色几乎是惊奇的，不过并没有马上走过来招呼他。反正汤姆也不赶时间，他手头有六张信息卡要看呢。它们面朝下摊在塑料桌布上，正好凑成一手牌，不过他差不多已经知道牌面是什么了：一张卡是蓝色的，几乎没什么装饰，只有一个简单的图案，像泛着波纹的水面，多半是垃圾邮件；另一张可能是某种他从来不用的网络设施的收费单；剩下那些无疑是从仅剩的几个赞助人那儿寄出的。卡片边上，那对情侣用过的玻璃水瓶和葡萄酒杯构成了一幅完美的静物，他和这些卡片加入进去倒成了冗余的部分。上午十一点就喝葡萄酒！这就是法国。那么，汤姆·凯利也不妨给自个儿来上一杯。也许要杯茴香酒就可以，跟早先喝的苦艾酒不会犯冲——用来提神正好。汤姆叹口气，揉了揉太阳穴，在上午明亮的光线中望出去：往上是圣玛丽教堂的尖顶，在一大片市场的遮阳篷之上巍然矗立，下面是过往人群，他们的服饰，皮肤，脸，都是那么鲜艳华丽时尚。法兰西，这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法兰西。有时候他觉得，只有在那些个星期三——也包括这个星期四——的上午，他才有机会见识这个地方。其余时间他总是置身于山巅的群星之中神游万里，捕捉雷达上偶尔闪动的信号，在无垠的宇宙中追寻另一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成为这样一个人——一个布里萨克太太和让·比诺耶那类人不屑一顾的老怪物，尽管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他。这也是为什么他总是抽不出时间来学法语的原因。让·比诺耶还在忙，一面甩着毛巾，一面给客人上薄荷饼，五官标准的俊脸上挂着一副开关式的笑容。他的翅膀收得极妥帖，几乎没人注意到他也有。就跟此地的许多人一样，他做这份工作是为了挣点钱好在下班后多上天飞几趟。只要了trois diget pastis merci^①的汤姆自然享受不到优先招待。

汤姆拣起一张信息卡，一面试图压下一个酒嗝，苦艾酒的余味泛

①法语：三杯茴香酒。



上来，弄得嘴里一阵发苦。卡片是从英国伯明翰的艾斯顿大学寄来的，他甚至都忘记他们也在赞助他了。他半合上眼睛，手指顺着播放线滑下去。脑中出现了一个这辈子从未见过的年轻人，坐在一张特别宽大的办公桌前。照他的经验，只有那些从不干实事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办公桌。

“凯利先生，很高兴认识您……”年轻人顿住了，紧紧抓着桌沿，仿佛那张办公桌放置的地方是过山车的轨道顶端。显然对于手头的一干事务他还是个新手哩。“您也许已经在学术新闻上看到过了，我现在接替了莎莉·诺曼顿博士的职位。我个人并不认识她，但我知道大家对她的评价都很高，我感到很难过，我们损失了这样一位优秀的人和杰出的物理学家……”

汤姆暂时收回手指，回到现实。他只见过那女人一次。他记得她性格温柔活泼，富有同情心，因为严重的关节炎，必须依靠自动腿来四处走动，魔瓶对这种病还无能为力，至少当时是这样。他们曾坐在伯明翰百年广场的青苔斑驳的大树和雕像下——那地方还留着他的另几段回忆——她时而叹息，时而微笑地向他解释学院的政策决不支持数十年前提出的德雷克方程，但她个人对有关外星生命的设想却很有兴趣，事实上她是在读了克拉克和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之后才开始涉足物理学的。汤姆当然听说过这两个作家，他俩几乎是同一代人呢。年少时他曾因为长时间埋在那些激动人心的发霉的模拟书里而患上灰尘过敏症。他们愉快地聊着，在回校园的路上，莎莉·诺曼顿一面抬起腿来输入指令，一面吐露她手头有一小笔资金可以由她支配，是某项政府作业的余款，只要会计没注意到就可以挪给他用。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啦。现在她死了。

“……物理学家。不过在清理她的事务时，我注意到有一笔款子拨给了您的项目，我必须遗憾地说……”

汤姆略过这一段，直接跳到末尾部分，看见这个两眼一只绿、一只蓝的年轻人——而且指甲长得像鸟爪，说明他可能也是个飞人，虽



然他看上去似乎不够瘦，又太容易受惊——这个年轻人宣布卡片上留了自己的模拟办公影像，随时乐意回答相关问题，尽管令人遗憾的是撤回资金的决定是不可能取消的。当然，模拟影像就在那儿，以防汤姆真会用软弱无力的恳求去打扰他本人。不过汤姆知道自己还算走运，这些年来已经从那个资金来源弄到了不少钱，更走运的是他们没要他退还这笔款子。

艾斯顿大学。英国。空气里不一样的味道。不一样的树木。如果说有哪个季节最适合那个地方的话，那就是秋天了，即便在最冷，最热或最潮湿的天气，那个季节的景物里也总是浮动着一种莫名的情调。已经过去多久了？他试着不去想——这个方程式一贯无解，甚至对他也一样。他转而注意到漂亮姑娘喝过的那只酒杯上还残留着一点红色的唇印，让·比诺耶匆匆把它收走时，他几乎感到有点儿遗憾，仿佛脑海中浮现的那段美好回忆也被一块儿收走了似的。让把一杯浑浊的黄色液体砰地一声放在他面前，可他现在却不怎么想喝了。Voilà .Merci.①他一面盯着从布里萨克太太莫测高深的文件柜里掏出来的信息卡，一面挤出两句蹩脚的法语。不过最后他还是喝了，好歹可以去去嘴里那股苦艾酒的味道。

天气晴朗，市场里熙熙攘攘。好不容易酝酿出一点好心情，要是就这么被“遗憾”、“撤回”、“质询”之类的词破坏掉，那就太可惜了。这个广场，是棍子面包和歌手埃迪斯·比阿夫的产地，是艾菲尔铁塔的缩影，是冲鼻的大蒜味儿、排水沟隐约的臭气和黑咖啡的芬芳混杂成的温暖气息。长腿女郎们牵着样子趣怪的狮子狗。叫嚷声和各种手势。身着黑衣的年老寡妇，也许年纪还比他轻些，喃喃自语着，跑错片场的临时演员般挎着条纹购物袋一路蹒跚，对魔瓶炮制出来的洋洋奇观大皱眉头。一个披着法衣的牧师步出教堂，在台阶顶端的阳光里立住脚看风景。他也有一对翅膀，仿佛要打呵欠似的在身后懒懒地展开来，而且头发是鲜红色。又是个飞人。汤姆微笑着想，不

①法语：放这儿吧。谢谢。



知这位牧师跟他的教众处得怎么样，绝大多数信徒都是那帮横眉冷对新世界的老太太。要不要再来一杯茴香酒呢——有何不可？……

风从石灰岩峭壁上吹下来，经过晾着衣物的公寓楼的层层阻挡之后，已变成温暖的和风，吹得货摊上摆设的蕾丝花边不住拂动。这时他注意到就在广场边缘的那些货摊旁徘徊着一个特别的身影。当然这不是她。不可能的。只是留在酒杯上的唇印触动了那段特别的回忆罢了。那个缘故，再加上来自英国的消息，故人的死讯，失去又一个经济来源，所有这一切，只要他方才容许自己，都可以搅起那一团悲喜交织的记忆。她穿一条暗蓝色无袖裙，站在一方耀眼的阳光中，金发着了火般闪闪发亮，让他看不清她的面容。她可能只是任何一个不相干的路人，然而在那一瞬，汤姆觉得她也许就是忒儿，心头不由涌起一阵奇异而矛盾的情绪：既想冲过去拥抱她，又想在餐馆里就地挖个洞把自己永远藏起来。他眨了眨眼，只觉一阵头晕目眩。待得视线恢复清晰，那个女孩，那个女人，已经继续往前走了，他不时瞥见一条晃动的光裸的胳膊或是一截可爱的小腿。究竟为什么人们非得把自己捣腾成现在这个样子？汤姆一直都觉得，女人的本来面目才最完美——或者就他记忆所及是这样。尤其是忒儿。不过，没准那也只是个幻觉罢了。

汤姆起身往桌上扔了几个法郎，踉跄地走到市场的货摊之间。那条暗蓝色无袖裙，那双腿，那头秀发。无数回忆汹涌而至，几年来他的心从未跳得这般剧烈过。即使那不是她——分明不是——他还是想亲眼证实这一点。然而圣伊莱尔在星期四格外繁忙，拥挤的市场一下子就把他吞噬了，直到一处下坡才重又把他吐出来。一溜台阶顺势而下，两边是古老的城墙和垂柳下闪烁的河面，接着又是一个上坡，进入繁华的商业街，沿街明亮的高档店铺在橱窗内展示着名家设计的衣饰，名家设计的魔瓶，名家设计的人生。十五种牌子的法语口语液装在瓶子里，仿佛昂贵的香水，价钱也不相上下。只要用牙齿咬碎味道像棉花糖的玻璃瓶子，这种批量生产的小奇迹就会滑下你的喉咙，渗



透胃壁进入血管，在那里褪下保护膜，同免疫系统和平共处，最后随血液循环进入大脑。学习过程还是必要的（对此他们只在包装说明上一笔带过），不过一两次就够了，而且非常简单，只需在黑暗中静坐一段时间，保持类似禅定的平和心态，等微分子把大脑的语言认知部位处理完毕，你就可以像本地人一样侃侃而谈了，至于平和的心态，可以靠各种各样的栓剂来实现（这是在法国嘛）。或者你也可以让自己长一对翅膀，不过运动用品专卖店里的这种魔瓶甚至更贵。玻璃门上方的人造模特儿向汤姆低语着，招着手，兴奋地鼓着翅膀四处飞动，就像刷了荧光漆的仙子，殷切地敦促他掏出钱包买下魔瓶；只要等两个星期，翅膀长成后就可以终生享用了。

汤姆来到商业街另一头的旧广场上。假面博物馆开着门，台阶上坐着一群人，看样子像是午夜狂欢酒会刚刚散场的样子，正轮流喝一瓶不掺水的绿茵香酒。女人用丝缎和珠宝装饰她们的翅膀；然而眼下她们看上去却像疲倦的衣帽架。男人们几乎是全裸的，只除了一身植入肌肤类似文身的脉冲图案，以及围在胯间的一条兜档布，像只口袋似的标示着它的（就这么说吧）“容积”。他们的皮肤是淡紫色，也许是这一季的流行色。不过在汤姆看来他们就好比一窝营养不良、刚从天上摔下来、跌得灰头土脸的怪兽。他转身朝来路走回去，看见自己的雪铁龙依然停在alimentation générale^①门口，下个月的生活用品就是在这家店里买的。车钥匙一直留在点火装置上，他发动汽车，慢吞吞地驶出鹅卵石街道，震得包装盒里的日用品叮当直响，接着使劲一踩油门，汽车咆哮着窜了出去，冲向正午的热气，疏疏落落的橄榄树和属于他的灰白色的大山。

黄昏。依稀亮起来的星辰。他的时间。他的山峦。汤姆站在空荡荡的木屋外，一面啜饮咖啡，一面盼望落日从地平线上驱散最后一片云霞。他周围是一大片平整的石灰石地面，足有一英里宽，稍稍向西

^①法语：通用食品商店。